黃梨洲文集/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八　壽序類

黃梨洲文集
卷九　雜文類
作者：黃宗羲　明末清初

卷九・雜文類

四明山九題考（甲寅）

唐陸魯望、皮襲美有四明山唱和，分為「九題」，後之言四明名勝者，莫不淵源於是。顧四明非九題所得盡，而尋九題者又往往不得其處，故宋施宿云：謝遺塵所稱及陸、皮諸詩，世雖競傳之，顧今四明山中居人，乃不知異境果安所在，蓋與華山之華陽，武陵之桃源，皆神仙境，可聞而不可即者也。嘉靖間，餘姚岑原道求遺塵九題，止得所謂石窗者。鄞人沈明臣以大蘭山為過雲，奉化戴洵以仗錫為石窗，皆以意相卜度，宜乎其失之遠也。

余創《四明山志》，與山君木客爭道於二百八十峰之間，而知所謂九題者。陸、皮未嘗身至，止憑遺塵之言，鑿空擬議，故在陸、皮已不得九題之實，後人憑陸、皮之詩以求九題，其不得遺塵之實，又何怪乎？余既考其得失，每題係以一詩，豈能與魯望、襲美爭秀？然憑虛摭實，使好事者無迷山遲響之惑，則有間矣。一曰石窗。在大俞村，自麓至顛十里，削成石室，高五尺，深倍之，廣如深而六之，中界三石，分一室而為四，謝康樂《山居賦》注云：「方石四面開窗，不知其總在一面也。」其謂之窗者，凡石穴多在平地，故稱之為洞為室，此獨懸空半出，有似乎窗也。二曰過雲。奉化雪竇山，有嶺名二十里雲，故遺塵云山中有雲不絕者二十里，因此嶺而言也。三曰雲南，在桃花坑山

之下，其里至今名雲南里，陸詩之「巴鎮越鳥」，皮詩之「無雁到峰前」，豈可點綴以滇楚事乎？四曰雲北。蓋雪竇之北也，陸詩「金庭如有路」，皮詩「應得入金庭」，金庭在剡縣，是四明之西南，言之於雲南差近，言之於雲北，則懸隔矣。五曰鹿亭。在大蘭山南，史孔祐至行通神，隱於四明山，有鹿中箭，來投祐，祐為之養創，愈然後去，故於祠宇觀側建鹿亭。陸、皮不原故事，泛稽物態，引麛穿竹，又何當也？皮詩為在石窗下，失其地矣。六曰樊榭。元曾堅云劉樊從大蘭飛升，建祠其所，祠側為樊榭，皮詩「石洞聞人笑」，大蘭未嘗有石洞也。七曰潺湲洞。餘姚之白水宮是也，天寶間從大蘭移祠宇觀於此，始劉樊居潺湲洞側，師事白君，因其故居也。八曰青櫺子。今亦無識之者，所謂味極甘而堅不可卒破者，按以求之，更無一物相似，豈草木之種類亦有絕歟？陸詩「環岡次第生」，徒虛語耳。九曰鞠侯。雪竇西十五里為徐凫山，有鞠侯岩，以其象形，鑿字名之沄，峰割日，哀瀑崩雲，誠奇地也。皮、陸以連臂斷腸當之，何山無猿，而以此私一四明哉？有以知其不然矣。是故文生於情，情生於身之所歷。文章變衰，徒恃其聲采，經緯恍惚，而江淹之雜體作矣。承虛接響，寧獨此九題哉？遺塵發之而余考之，千年旦暮，同是南雷之人，相與言南雷之事而已。

石窗

高閣雲中見，四窗一面連。梯空尋地穴，煉石舉危天。寶鏡開霜曉，朱簾卷暮煙。自從劉阮後，康樂亦遙傳。

過雲

不雜炊煙色，非關雨氣揚。神龍眠雪窖，山鬼樂幽篁。曳杖兜羅重，沾衣勃鬱香。相將過嶺去，二十里雲長。

雲南

南行雲過盡，始見有人家。名里今如故，遺風昔不差。僧留人外偈，桃發自然花。盤穀無嫌小，山將出路遮〈（地名小盤谷）〉。

雲北

北行雲過盡，籬落傍僧筵。竹筧分猿飲，霜鍾起象田。磨崖留漢隸，鋤石得唐年。聞說

岩棲者，終身昧市廛。

鹿亭

鹿亭何自置？千古仰仁名。久矣忘機械，蠢然托死生。朝饑開藥院，秋冷侍茶鐺。總使歸山去，長來月下鳴。

樊榭

大蘭有故榭，昔是夫人居。石有藏雲竅，溪遊禁術魚。猶疑停絳節，時或得仙書。此地逢樵獵，相親且莫疏〈（其地名孔石，石中皆有竅）〉。

潺湲洞

〈（其下為洗藥溪）〉

聞說潺湲洞，當年隱白君。守爐同弟子，洗藥委紅裙。中積千年雪，平分萬壑雲。自來聲未絕，曾和步虛文。

青櫺子

何物青櫺子？空傳上世名。野人俱不識，山鳥或相爭。玉樹空垂賦，瓊花不別生。環岡笑魯望，詩句豈真誠？

鞠侯

曾到徐凫境，岩形像鞠侯。瀑飛聲自苦，月影臂如鉤。不答山禽喚，空回過客眸。前人工賦物，遺誤在林丘。

七怪

王孫滿云：「魑魅罔兩，莫能逢之」，言川澤山林也。嵇叔夜羞與魑魅爭光，言昏夜也。今通都大邑，青天白日，怪物公行，而人不以為怪，是為大怪。余欲數之而不勝其多，

漫條七端，亦以《枚乘》七體，數限於是也。

近年以來，士之志節者，多逃之釋氏，蓋強者銷其耿耿，弱者泥水自蔽而已，有如李燮避仇，變姓名，為傭保，非慕傭保之業也。亡何而棒篦以為儀仗，魚螺以為鼓吹，寺院以為衙門，語錄以為簿書。撾鼓上堂，拈香祝聖，不欲為異姓之臣者，且甘心為異姓之子矣，忘其逃禪之始願也，是避仇之人，而誇鼓刀屠狶之技也。盍觀之古人乎？徐敬業、駱賓王為僧以後，音塵不接，龐勳復出而為常通，黃巢再現而為雪竇。亡國之大夫，更欲求名於出世，則盜賊之歸而已矣。

昔之學者，學道者也；今之學者，學罵者也。矜氣節者則罵為標榜，志經世者則罵為功利，讀書作文者則罵為玩物喪志，留心政事者則罵為俗吏，接庸僧數輩則罵考亭為不足學矣，讀艾千子定待之尾，則罵象山陽明為禪學矣。濂溪之主靜，則曰盤桓於腔子中者也；洛下之持敬，則曰是有方所之學也。遜志罵其學誤主，東林罵其黨亡國，相訟不決，以後息者為勝，東坡所謂牆外悍婦，聲飛灰火如豬嘶狗嗥者也。

應酬之下，本無所謂文章，而黠者妄談家數，曰「吾本王、李風雅之正宗也」，曰「吾師歐、曾古文之正路也」，究其伎倆，不過以剿襲之字句，飾時文之音節耳。王、李云不讀唐以後書，若人亦曾讀唐以前書耶？歐、曾謂學文之要在志道窮經者，若人亦知經之興，歐、曾其相似在何等乎？故其持論雖異，其下筆則唯之與諾也，有如假潘水為鼎實，別器而薦之，曰此殽烝也，曰此折俎也，吟唱雖異，其為潘水則同也。文章豈可假人？我不怪其文，而怪其以一十分二五也。

神仙之有無不可知，即有之，亦山林隱逸之徒，於朝市無與也，故其涕唾塵世之事，猶塵世之不得不隔絕山林矣。彼挾術而干涉朝市者，文成五利之流，皆妖人耳。今之所謂神仙者，好言人間禍福，作為隱語，皆持兩可。應之而福也，則人以言福者為其驗；應之而禍也，則人以言禍者為其驗。由是傾動朝野，押闔干沒。子產曰：「灶焉知天道？」是亦多言矣，豈不或信，彼欺今世之無子產也。

有所謂神童者，寫字作詩，周旋應對於達官之前，曾無震懾，逢人即誇某官以我為門人，某官以我為義子，僕從數人，為之磨墨伸紙，套數閑熟，累月而致千金。原其教法，唯令學書大字詩，以通套零句排韻而授之，東移西換，不出此數十句而已。問以《四書》，則茫然不識為何物也。古之童子科，限年而讀《五經》，至有夭閼其天年者，君子猶然咎其父兄，今以教胡孫禽蟲之法教其童子，使之作偽，將奚事而不偽？

葬地之說，君子所不道，就其說而論之，今凡三變，每變而愈下。周官之法亡，言形法者，已為變矣。再變而為方位。形法，理之顯者也；方位，理之晦者也。三變而為三元白法。方位，一定不易者也。三元白法，隨時改換者也。其法即曆書所載一白、二黑、三碧、四綠、五黃、六白、七赤、八白、九紫。六十年為一元，三元凡一百八十年，上元起一白，中元起四綠，下元起七赤。逆布以求直年，直年移入中宮，順飛八方，此即太一家釣宮直事也，然太一百二十年為一元，三元計三百六十年。今三元兩周，太一之三元方一周，其吉凶何所適從乎？太一言天星，今以言地理，天星周流不息，地理融結有常，不可同也。且年白改換，則吉凶亦改換，充彼之說以求吉地，必一年一改葬而後可。是故方位者，地理中之邪說也，三元白法者，又邪說中之邪說矣！

醫之難者，以其辨經絡也。故傷寒之書，疏十二經絡，以脈辨之，又以見症辨之，而後投藥不敢不慎也。鄞人趙養葵著《醫貫》，謂江南傷寒之直中三陰者，間或有之，間如五百年其間之間，言絕無也，其說已謬甚，然傳遍各經，亦不敢自執其說也。今之學醫者，喜其說之可以便己，更從而附會之，以為天下之病，止有陽明一經而已，公然號於人人，以掩其不辨經絡之愚。夫不言己之不識十二經絡，而言十一經之無病，猶之天下有九州，不言己之足跡未曾歷九州，而言天下無九州也。

化安寺緣起（己酉）

化安寺在餘姚通德鄉之剡湖，廢於弘治、正德間，碑碣無存。《縣志》云：「化安講寺，後唐清泰元年建，宋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普圓院。」宋《會稽志》云：「普圓院在餘姚縣南三十五里，後唐清泰元年建，號化安院，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，然則稱化安講寺者，元以後事也。」其見於他傳記者，《宋史・陳橐列傳》，橐字德應，餘姚人，以權刑部侍郎謝事歸剡中，僑寓僧寺，日糴以食，處之泰然。初讀《宋史》，以剡中為剩縣，及考城塚，則云宋侍郎陳橐墓在化安山，廬舍遺址，猶有存者。所謂陳園，老梅僵仆，尚是數百年以上物，始知剡中之即為剡湖，僑寓僧寺之即為化安寺也。元虞集狀餘姚州判黃茂云：「附近有化安、永樂二寺，府君皆舍田山於僧，永為子孫藏修遊息之資。」州判者，吳草廬高第弟子，予之九世族祖也。宋玄僖詩集：五月十四日過應平仲書塾，其夜至明日雨不止，有懷藍溪許月山、化安真淨源，「天晴獨跨蹇驢來，準擬書堂一宿回。野色幾年違白首，雨聲半夜落黃梅。南山樹對高僧立，東浦花隨處士開。親舊有懷難晤語，出門流水沒蒼苔。」南洲洽《雨軒集》，有《送坦達中住姚江化安》詩云：「深居亦矯俗，用世非我期。徘徊越壟阪，所重遭明時。商飆薄江渚，蘭蕙幸未衰。為言采芳

者，何以遺所思。」宋玄僖召修元史，博洽為建文皇帝發，皆明初宗匠，而真淨源、坦達中與之相友，其非聊爾人可知。由此推之，其前其後，此寺必多名流勝士。不以負販一拂子為重輕者，其姓名徒付之山高水清而已，可不惜哉！

自先忠端公賜葬化安山，予每遇諸家文集干涉此山者，即抄之以為故事，其所得於寺者僅如此。寺廢雖久，把茅而處者不絕，具德禮、江月某、冰懷某，皆出而有聞於世。予以吾母姚太夫人之命，割地數十畝，展其員幅，於是佛殿粗具，昆山歸莊爰書寺額，山門法堂，一切未備，然可由是而踵事也。夫先州判舍田山於方盛之日，吾母舍地於已廢之後，何黃氏與茲寺有夙契也？

嗟乎！世之言久遠者，無如於佛，而盛極之寺院，數百年已不能必其如故，然猶可諉之成壞之理，獨怪自後唐至於有明，歷年不為不久，名流勝士，不為不多，不能以鍾鼓之力延其餘響，反若因陳侍郎而有此寺，因陳侍郎之寺而有此真淨源、坦達中區區之名氏，不然，姚江如此寺者何限，又孰為之推尋哉？佛氏所謂久遠者，果安在耶？陳德應倘佯其先，忠端公旁薄於後，茲山當與天壤俱敝，自此雲水遘止，易以垂名，幸矣！

辯野史

當阮大鋮之初發難也，內外合謀，借中書汪文言以興大獄，苟文言之獄不解，則楊、左、魏三公之逮，不在明年矣。故魏忠節書片紙求救於先忠端公云：「事急矣，勿殺義士。」斯時某年十五。接此紙入呈於先公，先公即至金吾劉僑所，密計不竟其獄，於諸公得無連染，未幾，金吾以寬文言削籍，金吾亦遂委過於先公。群小意忌諸君子中，惟先公智勇深沉，必為吾儕患，其後惠公元孺爰書，詭行頗僻之劉宗周，狠心辣手之黃某，意指此一事也。乙丑冬，訛言繁興，謂三吳諸君子謀翻局，先公用李實為張永以誅逆奄，逆奄聞之大懼，刺事至江南四輩，漫無影響。刑部侍郎沈演欲自以為功，奏記逆奄曰，事有跡矣。逆奄使人日譙訶李實，取其印信空本，填七君子姓名，云俱係吳地縉紳。盡是東林邪黨，蓋因訛言起於吳地，而不知先公實越人也。先公三疏劾奄，雖為其所恨，然非訛言，則禍亦不若是之酷，非解文言之獄以救楊、左、魏三公，為群小所喪膽，則亦無此訛言也。

近見王嶽《清流摘鏡》，謂李實睚眥於逆奄。先公實欲收邃庵之功，而不避形跡，則是呆人說夢矣。此時宮府惟知一逆奄，以王安之植根深固，不能保其腰領，區區疏遠之李實，虔奉其意指且不暇，而使之別生事端，愚者所不出矣。逆奄與群小朝夕所計慮者，

「翻局」二字，終逆奄之世，無人敢萌此意。而群小自為風鶴者，則有二節：其一，甲子十一月，孫高陽行邊至薊，欲入覲，群小奔告於逆奄曰，此晉陽之舉，戶部侍郎李邦華召之也；其一則訛言先公用李實事也，近日孫徵君鍾元墓誌，言楊、左下獄，高陽欲興晉陽之甲以救之，楊、左已故而止，移甲子十一月之事於乙丑七月，謂高陽實有其事，猶王嶽謂先公實有其事也。逆奄之亂，去今五十餘年，耳目相接，其大者已牴牾如此，向後欲憑紙上之語，三寫成烏，豈復有實事哉？戊午端陽日男宗羲識。

作文三戒・戒當道之文

山林臺閣，其文各體。嘔擾酸腸，以諾鳳毛。組織華蟲，以酬饑鼠。二者交譏，失夫故技。古亦有言，逾垣掃軌。縛腰剖腳，而工軟語。可令灶兒，見其底裏。南雷松桂，剡溪煙水。一墮塵滓，恐不可洗。

作文三戒・戒代筆之文

文字之衰，降為代言。齊梁霸□，唐宋雄藩。各選上佐，亦命王臣。爰及今世，尺牘寒溫。亦有著撰，求銜謁文。割裂王、李，咄嗟數繙。儒生胥史，雜充下陳。顰笑為榮，風雅寧論。此手一辱，不可復伸。

作文三戒・戒應酬之文

文章之事，豈可假人？蚓竅蠅鳴，孰不自珍？一笑而置，卷軸徒塵。奈何作者，與之共陳。銘必應法，壽必相親。誄視可哀，序視可存。乞言徵啟，投遞沿門。無與文字，買菜積薪。凡彼應酬，僕不敢聞。

續師說

嗟乎！師道之不傳也，豈特弟子之過哉？亦為師者有以致之耳。師者，所以傳道受業解惑者也。道之未聞，業之未精，有惑而不能解，則非師矣。本無可師，強聚道路交臂之人，曰師曰弟子云者，曾不如童子之師，習其句讀，巫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人，授以藝術者之有其實也，傳道、受業、解惑，既無所藉於師，則生不為之憐，死不為之喪，亦非過也。遂以為古之師弟子者皆然，而使師之為道，出於童子、巫醫、樂師、百工之下，則是為師者之罪也。今世以無忌憚相高，代筆門客，張口輒罵歐、曾，兔園蒙師，搖筆

即毀朱、陸，古人姓氏，道聽未審，議論其學術文章，已累幅見於坊書矣。乳兒粉子，輕儇淺躁，動欲越過前人，抗然自命，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，蓋不特恥為弟子，相率而恥不為師，籲，其可怪也。若是則師之為道，人心之蟊賊也，吾惟恐其傳也矣。昔者孫明復之為師也，以石守道為之弟子，執杖屨，侍左右，明復坐則立，升降拜則扶之，師弟子之禮，若是其重也。故何北山之於來學，未嘗受其北面，北山之意，以為苟無其德，寧虛其位，以待後之學者，不可使師道自我而壞也。北山可以為師，避師名而不為，其慎重如此。

羲老而失學，欲求為弟子者也。諸君子徒以其久侍劉夫子，而過情推獎，羲其敢冒今世之無恥哉，反昌黎之意，作《續師說》以謝之。

青詞

人窮反本，疾痛則必呼天，情至無文，慈悲自能救苦。伏念先母太夫人，二十三而為命婦，三十三而稱未亡。五載宛陵，不聞聲於衙舍。兩年都下，長啜泣於封章，逮夫李固名掛飛章，范滂身橫獄戶，太夫人哀祈宛轉，慘此夕之孤星，行哭淒愴，距黃泉之一線。毀巢破卵之下，女嫁男婚，追贓沒產之餘，養生送死。心力俱盡，淚痕未幹。二十年黨錮之門庭，風波無已，四十載流離於道路，喪亂孔多。七婦皆亡，五子維二。皇天后土，鑒此青燈敝帷之心，枯柏寒松，兀然天崩地裂之日。壽登九十，上帝不錫以三齡，年倍四三，先公隻得其一半。相依母子，永隔幽明，痛割何言？請求無路，家禮不作佛事，尚似未經痛癢之言，吾母日誦《金剛》，豈敢遽改萱親之道？禱安螺鈸，白沙稟之北堂，常念光明，和靖豈非儒者？爰集勝侶，用翻龍藏，清梵悠長，儼慈音之在邇。瑞容端好，望鳩杖兮來臨，固知散花之魂，定行皎月之路。生前荼苦，已滅於電光，至性霜寒，不隨乎薪盡。

讀葬書問對

或問趙東山《葬書問對》所謂形氣者，對曰：「形者，山阜之象，形於金木水火土也；氣者，山川之脈理。或聚或散，聚者其生氣也。」又問所謂方位者，對曰：「以八卦辨龍之貴賤及二十四山之衰旺生克是也。」

問者曰：「東山信形氣而斥方位，是乎？」對曰：「是也，然東山不能自持其說耳。夫山川之起止合散，觀其大略，亦不難辨，固人人可以顯而得之。東山精微其說，以為吉

土之遇，由於天界，葬師言天命可改，東山言人事難致，其害理同也。然則其故何也？曰鬼蔭之說惑之也。」

問者曰：「鬼蔭之說非乎？程子言父祖子孫同氣，彼安則此安，彼危則此危，亦其理也。」對曰：「唯唯否否。夫子孫者，父祖之分身也。吳綱之貌，四百年尚類長沙，蕭穎士之狀，七世猶似鄱陽，故齧指心痛，呼吸相通，夫人皆然。後世至性汩沒，墮地以來，日遠日疏，貨財婚宦，經營異意，名為父祖，實則路人，勉強名義，便是階庭玉樹，彼生前之氣已不相同，而能同之於死後乎？子孫猶屬二身，人之爪髮，托處一身，隨氣生長，剪爪斷髮，痛癢不及，則是氣離血肉，不能周流，至於手足指鼻，血肉所成，而折臂刖足蒿指劓鼻，一謝當身，即同木石，枯骸活骨，不相干涉，死者之形骸，即是折臂刖足蒿指劓鼻也。在生前，其氣不能通一身，在死後，其氣能通子孫之各身乎？昔范縝作《神滅論》，謂神即形也，形即神也，形存則神存，形謝則神滅，難之者謂神與形殊，生則合為一體，死則離為二物。二說雖異，然要不敢以死者之骨骼為有靈也。後來儒者言，斷無以既盡之氣，為將來之氣者，即神滅之說也。釋氏所言人死為鬼，鬼復為人者，即神不滅之論也。古今賢聖之論鬼神生死，千言萬語，總不出此二家。而鬼蔭之說，是於二家之外，鑿空言死者之骨骼，能為禍福窮通，乃是形不滅也，其可通乎？是以古之先王，懸棺之後，迎主於廟，聚其魂魄，以墓中枯骸無所憑依也。其祭祀也，三日齋，七日戒，求諸陽，求諸陰，徬徨淒愴，猶不能必祖考精神之聚否。今富貴利達之私，充滿方寸，叩無知之骸骨，欲其流通潤澤，是神不如形，孝子不如俗子也。」

問者曰：「若是而葬，又何必論形氣乎？」曰：「不然，布席畫階，亦有方位，筮賓求日，豈因利益？況乎永托親骸，而使五患相侵，坐不正席，於心安乎？程子所謂彼安則此安，彼危則此危者，據子孫之心而為言也，豈在禍福乎？」

問者曰：「今世視此，若禍福交手而付，寧皆狂惑乎？」曰：「不觀宋景濂之志傅守剛乎？焚屍沉骨之俗，成纓弁之家亦靡然從之，不然則以為辱親也。彼之惡擇地，猶此之惡焚屍也，習俗亦何嘗之有？」

問者曰：「地苟不吉，遷之可乎？」曰：「不可，焚屍之慘，夫人知之，入土之屍，棺朽骨散，拾而置之小櫝，其慘不異於焚如也，何如安於故土，免戮屍之虐乎？即不吉亦不可遷也。」

問者曰：「形氣既吉，則鬼蔭在其中，又何必外之也？」對曰：「鬼蔭之說不破，則算

計卜度之心起，受蔭之遲速，房分之偏枯，富貴貧賤，各有附會，形氣之下，勢不得不雜以五行衰旺生克，心愈貪而愈昏，說愈多而愈亂，於是可葬之地少矣。誠知鬼蔭之謬，則大山長穀回溪伏嶺之中，其高平深厚之地，何在無之？便是第一等吉壤，精微之論，不能出此，雖有曾、楊、廖、賴，亦無所用，無俟乎深求速索，無可奈何而歸之天命也。」

問者曰：「古人凡事筮日，東山斥方位而並斥時日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古之筮日，非生克衝合之謂也。時則皆以質明，唯昏禮用夜，有定期也。曾子問，見星而行者，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。葬以日中可知，不然謂之蟊患，下壙而以宵中，今日擇時之害也。風和日出，便於將事，謂之吉日，風雨即是凶日，筮者筮此也。今之葬者，不以雨止，擇日之害也。故東山之見卓矣。」

書神宗皇后事

吾始祖萬二府君，諱萬河，字時通，號鶴山。其父慶元府通判，金人陷慶元，不屈死，府君避難，由慈溪、竹墩渡江而南，子孫散居餘姚之通德、雙雁、泉水三鄉，雙雁之小聚落，有上黃、南黃，因其姓以名地，皆府君之支庶也。

明初勾軍最苦，吾黃氏皆改為王，至成化間，宗伯黃珣提學、黃韶教諭、黃伯川始復本姓。先是，洪武十九年，上黃王蘊充軍入京，積功至錦衣衛百戶，蘊生教授賢，賢生鎮撫杞，杞生太學生正，正生偉，歷五世未嘗復姓。偉有女喜姐，神宗選為皇后。萬曆六年二月，英國公張溶冊立，大學士張居正奪情副之，神宗問后近屬，時新建伯王正億方貴盛，后欲侈其家世，遂以正億對，及偉封永年伯，餘姚兩伯，皆歸王氏，於是偉之近屬在上黃者，復由黃而改為王。然南黃與上黃相距甚近，南昭上穆，同告利成，而南黃守黃姓如故時。某嘗聞大父太僕公言，神宗皇后，吾黃氏也，住在鳥（吊上）蓬（去），有司以戚畹表其閭，其時以為疏族，不甚詳考。今南黃之族，來敘其始末，且以家譜證之，而戚畹之楔綽，亦在上黃，始知為鶴山府君之子孫也，大父誤記為鳥蓬耳。

古來後氏，攀援門望，忘其宗祊者，如唐劉后之笞黃鬚叟，宋楊后之日楊次山，亦多有之，不足為怪，而我黃氏不欲以外戚為榮，父老若不見聞，至國亡之後，始追數而得其實，可慨也夫！

施恭湣立後議

按施恭湣兄弟三人，長恭湣，次翼明，次簡如。恭湣、翼明皆絕，簡如四子：曰錫，曰銘，曰鍾，曰鎬。以常例論之，則銘之繼恭湣，無容再議。而妒銘者，謂恭湣嘗有一子名欽，未幾而夭，翼明之死，在欽之前，則銘當繼翼明，而不當繼恭湣。

夫古來宗法，有大宗，有小宗。餘子無後者，祔祭於宗子之廟。故《禮》曰：「為人後者孰後？後大宗也。」大宗不可絕，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，非大宗而立後者，古未有也。恭湣小宗之宗子也，翼明餘子耳，原不必繼。今一人必求一繼者，世俗之瞽說也。後銘者又謂恭湣既有子欽，則當繼欽而不當繼恭湣，銘與欽兄弟行，不可繼。此又非也。朱子曰：「宗子隻得立適，雖庶長立不得，世子是適，若世子死，則立世子之親弟，亦是次適也。」今欽者，是世子也。欽死，銘為次適，在所當立。若必欲繼欽，則朱子何以不言繼世子乎？田汝成《立後論》曰：「假令身為繼別之子，死矣，有母弟存焉，即可以承大宗，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，而後謂之繼別也；身為繼禰之子，死矣，有母弟存焉，即可以承小宗，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，而後謂之繼禰也。」此又甚明，若必欲繼欽，則是取子於弟以續之，而繼別繼禰也。請以王文成襲爵例之。王文成襲爵至承勳，承勳子先進，先進子業昌，業昌絕。若如妒者之言，是必當為業昌立後。何以當時嗣承勳者，乃其弟之子先進，而未嘗後業昌也？今銘之繼恭湣，與先進之嗣承勳，若合符節矣。恭湣之嗣，與世俗之繼，大不相同。

聖天子哀憐其忠死，追諡與地，備諸恤典，其表揚之至意。但論其親疏，不論其世次，於親屬之中，又隻論其賢否，不論其長幼。昔之君子，訪先賢之後而榮寵之。如台州、上蔡之裔，秣陵、東橋之蔭，皆用此法，不可枚舉。今銘也於恭湣為最親，在最親之中，惟銘為諸生，忠湣之後，舍銘其誰屬哉？且恭湣家無四壁，其夫人在時，不飽半菽，既無家業可承，銘而主其世父之祀，情不容已。昔王承勳之絕也，有同高祖之侄孫王業洵，命之為繼。其時業洵之兄業浩，現為大司馬，何求不得？然終不敢以疏屬繼承勳。何物施某，乃欲為業洵之所不敢為乎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，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：「賁軍之將，亡國之大夫，與為人後者不入，其餘皆入。」夫為人後者，何至與賁軍亡國等，此蓋為欲為人後者言之也。欲為人後而不父其父，在本生為逆子，在所後為貪人。施某無乃欲為人後乎？曾謂恭湣之廟，不如矍相之圃乎？

贈黃子期序

先忠端公司李寧國時，閩人林柱。畫一小像。殉節以後，曾鯨至姚，依林本幅寫一通。

二君皆名筆，張之影堂，魂神不遠。歲庚寅，余弟晦木為馮氏牽染。聶丞操兵到門，抄掠以去，二幅化為雲煙。余百計訪求不獲，遂令邑人李和追摹，僅得仿佛。錢牧齋謂先公狀若天神者，不可得矣。太夫人累年每畫小像，皆出凡手。最後有慈谿魏霞生者，無所傳授，多為村落傳神，無有不肖。為太夫人晚年圖真，稱合作。余甚喜，欲令追畫先公，而霞生輒死。

今歲戊辰六月，子期自武林觸暑來訪。子期出蕭山大藏宗支，為吾大年伯孫行，以傳神著名海內。其師為謝文侯，文侯師曾波臣，遠有端緒。余因令寫先公末後伍員讖語及蕺山夫子泣別像，太夫人禮斗誦經二像。曲盡思致，而其尤妙者，誦經一圖。余不見吾母之誦金剛經八年矣，一旦遇之紙上，恍然當日喃喃景象，不覺泣下沾巾。較之霞生，又能得其神也。非藝之精，何以有此？古人祭祀，無不用屍，蓋不敢死其親之意。畫像者，屍之流也。程子曰：「苟毫髮不似，便非吾親。」若夫屍則全然不似矣，畫像即不肖，猶有一二分之似也。今日屍廢而像存，亦理勢之自然。顧安得如子期者而為之，可以無程子之憾乎？

廣師說

自科舉之學興，而師道亡矣。今老師門生之名，遍於天下，豈無師哉？由於為師之易，而弟子之所以事其師者，非復古人之萬一矣，猶可謂之師哉？

古人不敢輕自為師。以柳子厚之文章，而避師之名。何北山為朱子之再傳，而未嘗受人北面，亦不敢輕師於人。昌黎言李翺從僕學文，而李翺則稱吾友韓愈，或稱退之，未嘗以為師也。象山為東萊所取士，鵝湖之會，東萊視象山如前輩，不敢與之論辨，象山對東萊則稱執事，對他人則稱伯恭，亦未嘗以為師也。即如近世張陽和，其座師為羅萬化，尺牘往來，止稱兄弟，不拘世俗之禮也。

嗟乎！師之為道，慎重如此。則所以事其師者，寧聊爾乎？故平居則巾卷危立於雪中，危難則斧鋮冒死於闕下。掃門撰杖，都養斬版，一切煩辱之事，同於子姓。賀醫閭之事白沙，懸其像於書室，出告反面。緒山、龍溪於陽明之喪，皆築室於場，以終心制。顏山農在獄，近溪侍養獄中六年，不赴廷試。及山農老而過之，一茶一果，近溪必手捧以進。其子弟欲代之，近溪曰：「吾師非汝等可以服事者。」楊復所之事近溪，亦以其像供養，有事則告而後行。此其事師，曷嘗同於流俗乎？流俗有句讀之師，有舉業之師，有主考之師，有分房之師，有薦舉之師，有投拜之師。師道多端，向背攸分。乘時則朽

木青黃，失勢則田何糞土，固其宜也。

近世有淮海劉文起師嶽西來薦，生則事若嚴君，死則心喪逾制。為之嗣以世之，為之廟以享之，為之田宅以永之。猶恐其不聲施於後世也，求能文之士以章之。古人事師之義，復見於今矣。將使劉峻杜口，昌黎不傷孤另也。

論文管見

昌黎「陳言之務去」，所謂陳言者，每一題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，纏繞筆端。剝去一層，方有至理可言。猶如玉在璞中，鑿開頑璞，方始見玉，不可認璞為玉也。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間，則必如《曹成王碑》，乃謂之去陳言。豈文從字順者，為昌黎之所不能去乎？

言之不文，不能行遠。今人所習，大概世俗之調。無異吏胥之案牘，旗亭之日歷。即有議論敘事，敝車羸馬，終非鹵簿中物。學文者須熟讀三史八家，將平日一副家郤，盡行籍沒，重新積聚。竹頭木屑，常談委事，無不有來歷，而後方可下筆。顧傖父以世俗常見者為清真，反視此為脂粉，亦可笑也。

作文雖不貴模仿，然要使古今體式，無不備於胸中，始不為大題目所壓倒。有如女紅之花樣，成都之錦，自與三村之越，異其機軸。今人見歐、曾一二轉折，自詫能文。余嘗見小兒搏泥為，擊之石上，鏗然有聲。泥多者聲宏，若以一丸為之，總使能響，其聲幾何？古人所以讀萬卷也。

敘事須有風韻，不可擔板。今人見此，遂以為小說家伎倆。不觀晉書、南、北史《列傳》，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，使其人之精神生動，此頰上三毫也。史遷伯夷、孟子、屈、賈等傳，俱以風韻勝。其填《尚書》、《國策》者，稍覺擔板矣。

文必本之六經，始有根本。唯劉向、曾鞏多引經語，至於韓、歐，融聖人之意而出之，不必用經，自然經術之文也。近見巨子，動將經文填塞，以希經術，去之遠矣。

文以理為主，然而情不至，則亦理之郛廓耳。廬陵之志交友，無不嗚咽；子厚之言身世，莫不淒愴；郝陵川之處真州，戴剡源之入故都，其言皆能惻惻動人。古今自有一種文章，不可磨滅，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。而世不乏堂堂之陣，正正之旗，皆以大文目之。顧

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，所謂刳然無物者也。

作文不可倒卻架子。為二氏之文，須如堂上之人，分別堂下臧否。韓、歐、曾、王，莫不皆然；東坡稍稍放寬；至於宋景濂，其為《大浮屠塔銘》，和身倒入，便非儒者氣象；王元美為章篤誌，以刻工例之徵明、伯虎；太函傳查八十，許以節俠，抑又下矣。

廬陵《誌楊次公》云，其子不以銘屬他人而以屬修者，以修言為可信也，然則銘之其可不信；《表薛宗道》云，後世立言者，自疑於不信，又惟恐不為世之信也。今之為碑版者，其有能信者乎？而不信先自其子孫始，子孫之不信，先自其官爵贈諡始。聊舉一事，以例其餘。如丁乾學主江西試，以試策犯時忌削籍。有無賴子高守謙，結黨十餘人，恐喝索賂。丁不應，遂掠其資以去，丁尋死。崇禎初，昭雪死事者，竄名其中，得贈侍讀學士。今其子孫乃言逆奄竊柄，□□抗疏糾參，幾至不測。閣臣為之救解，已而理刑指揮高守謙等緹騎逮訊，□□辯論侃侃，被拷掠而斃。崇禎初，贈侍讀學士，諡文忠。脫空無一事實。不知文忠之諡，誰則為之？且並無賴之高守謙，授以偽官，真可笑也。潘汝禎建逆奄祠於西湖，黃汝亨已臥疾不能起。奄敗，遂有言汝亨入祠不拜，為守祠奄人所梃，因而致死。以之入奏者，今無不信之矣。近見修誌，有無名子之子孫，以其父祖入於文苑，勃然不悅，必欲入之儒林而止。嗚呼！人心如是，文章一道，所宜亟廢矣。

所謂文者，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。心苟未明，劬勞惟悴於章句之間，不過枝葉耳，無所附之而生。故古今來不必文人始有至文。凡九流百家，以其所明者，沛然隨地湧出，便是至文。故使子美而談劍器，必不能如公孫之波瀾；柳州而敘宮室，必不能如梓人之曲盡。此豈可強者哉？

怪說

梨州老人坐雪交亭中，不知日之蚤晚。倦則出門行塍畝間，已復就坐。如是而日而月而歲，其所憑之幾，雙肘隱然。慶吊吉凶之禮盡廢。一女嫁城中，終年不與往來，一女三年在越，涕泣求歸寧，聞之不答。莫不怪老人之不情也。老人曰：「自北兵南下，懸書購餘者二。名捕者一，守圍城者一。以謀反告訐者二三，絕氣沙者一晝夜。其他連染邏哨之所及，無歲無之。可謂瀕於十死者矣。李斯將腰斬，顧謂其中子曰：『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，豈可得乎？』陸機臨死歎曰：『華亭鶴唳，豈可復聞乎？』吾死而不死，則今日者，是復得牽黃犬出上蔡東門，復聞華亭鶴唳之日也。以李斯、陸機所不能得之日，吾得之，亦已幸矣。不自愛惜，而費之於慶吊吉凶之間，九原可作，

李斯、陸機其不以吾為怪乎？然則公之默默而坐，施施而行，吾方傲李斯、陸機以所不如，而又何怪哉？又何怪哉？」

葬制或問

或問：「送死者，棺周於身，槨周於棺，古今之通義也。今子易棺以石牀，易槨以石穴，可乎？」曰：「何爲其不可也！余覽《西京雜記》，所發之塚，多不用棺，石牀之上，藉以雲母。趙岐敕其子曰：『吾死之日，墓中聚沙爲牀，布簟，白衣，散髮，其上覆以單被，即日便下，下訖便掩。』陳希夷令門人鑿張超谷，置尸其中，人入視，其顱骨重於常人，尚有異香。古之人行此□者矣。」

或曰：「爲其子者從之與否？」曰：「奚爲其不從也！爲子者，於親平日之言無有不從。至於屬纊之後，世俗謂之遺囑，禮家謂之顧命。親之所言，從此不得聞矣。無論馬醫、夏畦之子，不敢不奉以終身，不必孝子。於此而有不從，則不日之爲逆子無疑矣。楊王孫裸葬而子從之，古今未有議其子之不孝者，是從之爲是也。」

問者曰：「子以從親爲孝，則古今無諍子者矣。」曰：「聖人之爲棺槨，以概天下之人。其有不欲概者，自創爲法，亦聖人之所不禁也。必以去棺槨爲非禮，則趙岐之《孟注》，不當列於諸經，希夷之《圖書》不當傳之於後世矣。使爲子者而欲諍之，則是自賢以蓋父也。」

問者曰：「諍之不可。父死之後，陰行古制，使其父不背於聖人，不亦可乎？」曰：「惡！是何言也！孝子之居喪，必誠必信，誠信貫於幽明，故來格來享。欺僞雜於其間，精誠隔絕，宗廟之饋食，松楸之霜露，其爲無祀之鬼矣。孟子之禮匡章，以其不欺死父也。父之不善，尚不敢欺，父之不循流俗，何不善之有？顧使其形骸不能自主，則棺槨同於敝蓋，人亦何樂乎有子也！」

附錄・梨洲先生世譜

姚江黃氏，漢潁川之後，靖康之亂遷於婺源，有仕為慶元通判者。金人破慶元，不屈，死之。子三人，分地避兵，一居定海（東發之始祖），一居慈谿吳嵒一居鳳凰山竹。墩居竹墩者，諱萬河，字時通，號鶴山。居三十年，又徙餘姚之竹橋（柳道傳詩違延黃竹浦是也），則梨洲先生之始祖也。

當是時，離亂之餘，力田給食，不遑詩書之業，故以下四世皆失名諱。第七世文茂，字茂卿，始登泰定甲子進士第，授餘姚州判。從學吳草廬，歸而主教於鄉。每令學者靜坐數日，然後得親函丈。子三人，德彰至順庚午進士，任浙江宣司。德順以制舉授鄞縣教諭。德澤武舉，以都元帥鎮定海。又一世均保，號菊源，洪武庚午貢士北，平道御史，墀與同邑陳子方當遜國之難，賦詩：「為臣真欲效全忠，豈料翻成與叛同。北狩緣藏青史筆，南還猶是白頭公。」赴水死，失其世次。第十世韶，字九成，成化己丑進士，仕至江西提學僉事。翊，字九霄，書畫皆入能品，而菊花尤傳於世。九成有《道南八景詩》，其和者華亭張東海、常熟桑民懌也。伯川字德洪、號蜇庵，舉天順壬午，除建寧府教授，主考陝西，有《竹橋十詠》。同邑倪小野稱其蕭散閑遠，超於塵外。珣，字廷璽，成化辛卯鄉試榜首，登辛丑進士第二，歷官南塚宰，逆瑾勒令致仕，卒，謚文僖。第十一世堂，字勉敬，號南浦，弘治壬戌進士，擬第一甲，未臚傳而卒，鄉人至今稱為探花也。嘉愛字懋仁，號鶴溪，正德戊辰進士，從王文成講學，卒官欽州。嘉會，字懋禮，號履齋，舉弘治辛酉，知金溪縣。嘉仁號半山，其詩清新，不加雕繪，有自然之色。第十二世夔，字子韶，嘉靖乙卯貢元，從文成於稽山書院。第十三世尚質，號醒泉，舉嘉靖己酉；守景州致仕，詩與山人楊珂齊名。第十五世，字鳳署，萬曆庚戌進士。譜繁不能盡書，書其著者。

梨洲之世，自州判叔父世堂而名諱始可得詳。世堂生文貴文貴，生子尹子尹，生安祥安祥生廷杲，廷杲生璽，字廷璽。兄伯震出商於外，逾十年不歸。璽往求之，裂紙數百張，繕寫兄之年貌、籍貫為零丁，榜之寺觀街市。經行萬里，卒無所遇，不懈益虔。流轉襄漢，間至道州。入廁，置傘路旁，伯震適過之，見傘而心動曰：「此吾鄉之傘也。」循其柄而視之，有字一行曰：「姚江黃小雷記」，小雷者，璽之別號，伯震方疑駭，璽出而相視，若夢寐，慟哭失聲，道路觀者，亦歎息泣下，遂奉兄而歸。廷璽生諒，號素庵，舉義倉之法於里中，年八十。素庵生稔，號東河，娶章氏，撫其孤子，孤子入城市，必向其所之而立，待其歸始食，未嘗先一飯也。守節數十年，東河生大綬，號對川，為人精敏。十五歲，官役為庫子，老吏不能欺之，知其孫忠端公必貴，嘗問之曰：「孫之推封其祖父，何品及之？」對曰：「三品。」忠端公以七品死節，故老言其不驗。未幾，贈官三品，追封對川為太僕寺卿。對川生曰中，號鯤溟，以《易》為大師。諸生應試以文，先定其次第，無不奇中。《五經》、《左氏內外傳》、《國策》、《莊》、《騷》隨舉一句，應口誦其全文，與人言，亦必原本經傳。忠端公之喪，蔣令吊之於途，公曰：「此郊吊也。明府以《春秋》起家，豈宜有此？」一邑利害，他人不敢言者，公獨言之。有伍伯倚令勢，魚肉小民，公投以治生帖，伍百叩頭請死。吏亦從此不敢近伍伯口之逆

案。尚書某，使其僮客越境追人，公呼僮客杖之曰：「吾非杖汝，聊以此寄汝主耳。」其疾惡如此。鯤溟生忠端公，諱尊素，字真長，號白安，天啟間官御史，劾魏忠賢、客氏，削籍，三吳訛言翻局，以公為主，逆奄忌而害之。贈官賜祭葬，謚忠端。梨洲先生名宗羲，字太衝，號梨洲，忠端公之長子也。忠端公五子，著者三人。宗炎字晦木、宗會字澤望。自鶴山至先生為世，凡十七云。

南雷里，唐謝遺塵之故居在焉，距竹橋數里而近先生，因以名集。大述黃氏世譜冠於集端，仿胡助述宋氏世譜，以冠《潛溪集》之例也。門人萬斯大述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